

翁
國
樑

福建漳州傳說

扉頁說明

書名題字，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慕陵（嚴）教授的瘦金體手筆。

字旁狹長插圖兩式：一為旗桿，一為燭臺，前者象徵高官晉爵，後者象徵子孫繁昌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，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述。

古越 婁子匡 謹識

五九年三月

甲寅仲春

國立北京大學
中國民俗學會
民俗叢書

莊嚴題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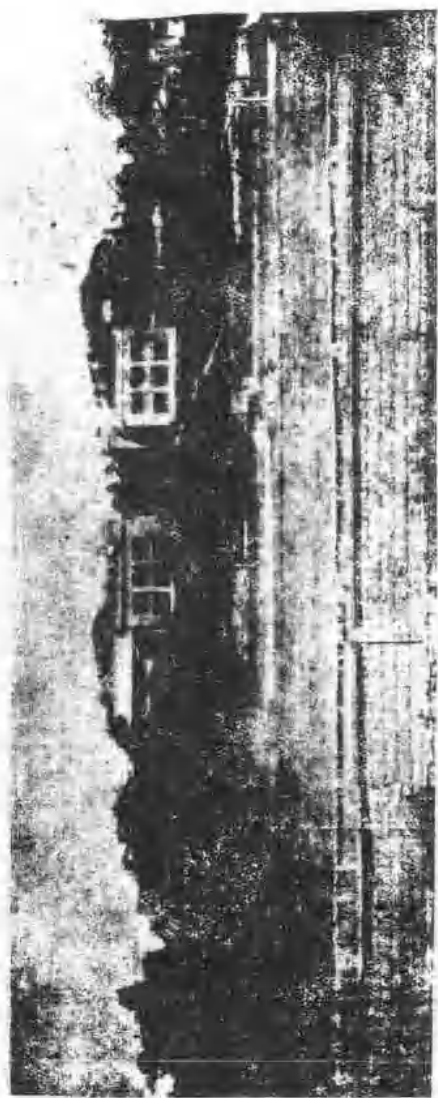
FOLKLORE
AND
FOLKLITERATURE SERIES
OF
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
AND
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

Editor: Professor Lou Tsü-k'uang

Foreword by

Prof. Wolfram Eberhard

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



芝山遠景（洋房爲尋源中學，卽法濟寺舊址）



法濟寺舊址掘出之石羅漢



中山公園（亭爲音樂亭，今地）



(上)新東橋--簡呼新橋--(下)南河之濱

東
山
風
動
石↓



个晚
浦
歸
帆





①



②



③

①半月樓

②九龍江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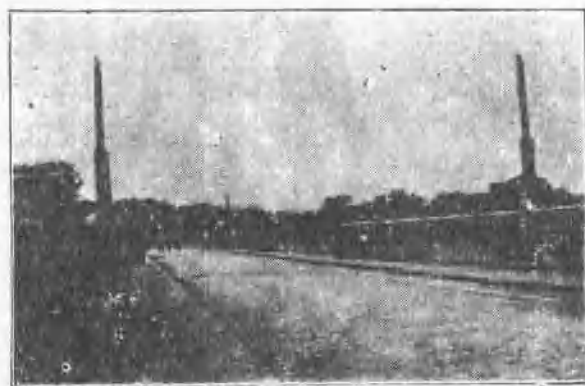
③半月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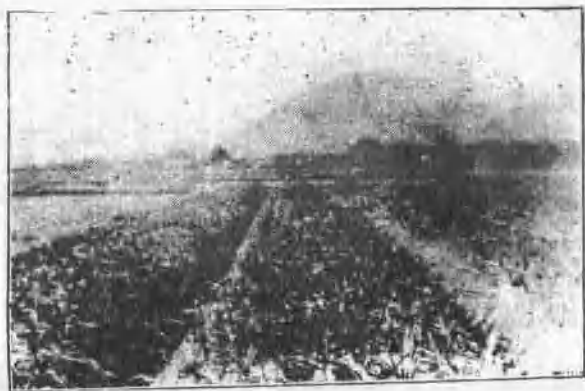
① 樓 亭
 ② 梅 崗
 ③ 百 丈



威惠廟（俗呼北廟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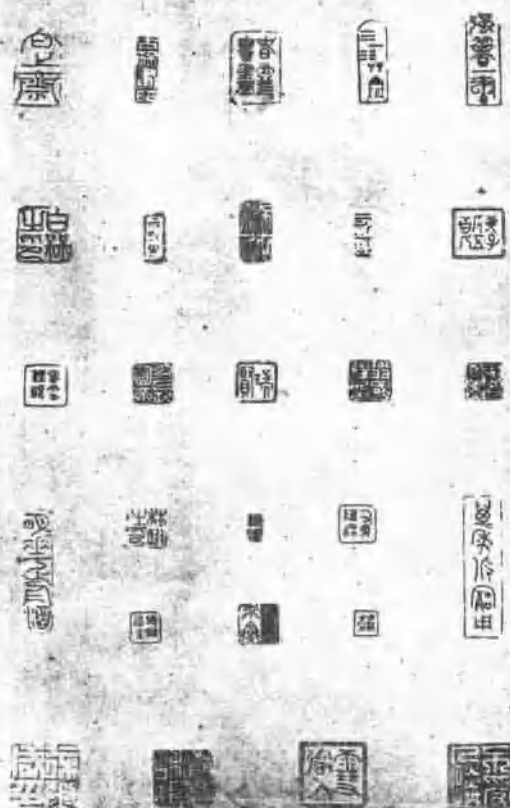
中山橋上



圓山下之水仙花

二十三年
夏月
仲夏

青 雪 印 譜



刻 石 之 者

自序

在幾年前，我便有意編述此書，爲環境所限，未克寫成。今年春假，協和大學朱維之先生來漳遊覽古跡名勝，招我引導，每到一處，莫不查詢備至，我盡舉所知以相告；朱先生因有所感，遂約我編纂此書，交由協和福建文化研究會出版；及其回校，仍頻頻來函催促，勸我拂暑揮毫，冀能早日整理付印，以公同好。

第念程時燧先生說：『吾閩夙有海濱鄒魯之稱，晉唐之世，即已名儒輩出。自宋及明，文物更有可觀：延平爲理學名邦，一時講學者，有羅，楊，李，朱諸賢，鄭樵之史學，陳第之古音學，陳壽祺之經學，曹學佺之文學，何秋濤之地理，各成一家言。近如嚴復，林紓，在翻譯界殊負盛名，介紹西洋學術亦最早。陳衍之國學詩文，對於學術上多所貢獻；而編纂福建通志，徵攷文獻，尤不遺餘力，靈光魯殿，碩果僅存。吾人對於前人之著述，倘能用科學之方法，加以整理，重新估定價值，則福建文化賴以發揚光大者正多。然整理本省文化固不僅於故紙堆中，搜求研討而已。閩省之人種，民族，語言，風俗，歌謠等等，何一非研究之對象？均應以社會學，統計學，人類學，地質學，考古學，民俗學種種科學方法，從事研求；尤重實地調查，以期正確』。

顧頡剛先生說：『必須有此結集，始足漸入研究之路。我提倡民俗學數年，其實研究之事，談何容易。先須作無條件之搜集材料，然後第二步方能分類整理，第三步方得加以精密之研究，而作系統的說明。先生的工作，第二步之工作也。我爲

自序

環境所限，在短時間內不能繼續研究民俗，得先生等振而起之，無任欣幸！將來的事業正多，願從此加勉！』像這樣的希冀我，鼓勵我，我雖昏魯，怎敢稽懶？

王治心先生說：『先生邃於民俗學研究，茲編成漳州史蹟一書，本科學方法，整理閩南過去文化，其于發揚民族精神，貢獻殊大。治心不敏，曾旅閩六年，發起福建文化研究會於協和大學，深知福建文化，自有其特殊價值。其影響最大者，莫如出版事業與宋代理學。夫雕板印書，於福建為最早，所謂麻沙版本，在唐時已盛行，據福建通志所記：『建安自唐為書肆所萃』。迨宋時建安余氏所刻印書本，幾已徧布全國。經籍會通所謂「三吳七閩，典藉萃焉。其精吳為最，其多閩為最」。實為當時寫實之言。五雜俎亦言：「建陽有書坊，出書最多」。及至清查慎行時，猶有「粧點溪山真不俗，麻沙坊裏販書回」之詩，其盛蓋可想見。書本為宣傳文化之重要工具，福建在唐宋既為書籍淵藪，於中國文化的關係上，不居於重要之地位乎？此其一。」

至言宋代理學，則自楊龜山起，繼之者有羅從彥，李延平，以至朱晦菴，皆為程學發揚之中堅人物。尤其是朱子，不但光大程學，且集宋學大成。其及門弟子之多，為漢以來學者中無出其右者，而大多數皆閩人。試一翻宋元學案，即可以知其在福建宣傳之廣。從來著書立說，亦未有若朱子之多者。即從四庫中考之，已不啻數十種。而其所集註之四書詩經等，尤為千餘年來學者所共宗，其思想學說之影響，不僅福建一隅，更非於全國千餘年之久。是則與學術文化之關係為何等哉！此其二。

自序

舍此二者之外，自中外交通言之，泉漳尤爲最早之地點。在最近東西洋學術接觸上，大約自中世紀已開始，自馬可保羅遊記中可考見宋元時代西方商人與阿剌伯教士，皆由泉州入港。張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已具載。此亦爲關係福建文化之一大問題。此外可以研究之問題尚多，端賴福建學者如先生等發揚而光大之。漳州史蹟特其見端耳。」

今在漳州市上，每有遇見貌似歐洲白人的白眉髮人，皮膚作粉紅色，眼狹小；這實在是研究民族混化問題的一種新鮮材料。從歷史的記載看來，福州和泉州二地，當宋元的時候，確是有不少的阿剌伯人，波斯人，及歐州的教士僑寄其間的。最著名的西域商人蒲壽庚，據日人桑原隲藏的研究，宋末就曾在那些地方置田園，長子孫，而且嘗爲中國的官吏。不過這還是屬於黃種的外僑，不足應證。我們再看張星烺先生的泉州訪古記：『當宋元之世，泉州爲世界第一大商埠』；『由中國往外國，由外國來中國，莫不於泉州放洋登陸』；『西極之國，如摩洛哥，義大利，皆有遊客踪跡至泉州，其大食，波斯之胡賈，寄居於此者，當更不知其幾千萬矣』。據此，則知當時泉州的外僑，除了阿剌伯人以外，尚有無數的白種僑民攙雜其中，後來值了明太祖的誅殘，白人在福建的勢力，始稍衰退。他因爲疾惡宋末蒲壽庚兄弟的幫助元人，誅殺漢人，和泉地白種僑民的得勢於元，由惡生恨，以是乃施以種種的壓迫，向日蒲氏的子孫，及屬於白種的留餘僑民，乃紛紛改名換姓，混入於漢族之內。爲日既久，中國人也就不復知其爲外僑的子孫。然而種屬已經殊異，雖就如何的同化，到底體貌仍有白人的痕迹。吾人若能將此等白眉髮的人，加以嚴密的調查，並博采各種

自序

有關係的事蹟或記錄，以董理其混化的經過，我想於中國的歷史，於東方的人種學，必有相當的貢獻。

況且，近世音韻學家，多謂閩粵方言，保存古代漢語的音韻至夥，如四聲中的入聲，今日一般人所說的中國官話，已經完全消失，然於閩粵方言，却仍保存無缺。廣韻一書，於陽聲之韻，有m，n，ng，各聲，跟隨其後，而陽聲之入，則必依m，n，ng而配置之以p，t，k。此與今日閩省的客家方言，至爲吻合。有些人說：要研究中國的古音，除了書本上的鑽取，還得到閩粵去調查，看看牠的語法如何？韻部如何？聲紐如何？這可以說是一種篤實的話。切望南中的同志努力向這方面進行！

愛鄉土是人類的本性。鄉土與國家是互相依存的關係，所以真能愛護鄉土，便能愛護國家，對於鄉土有了深切的認識，則愛護鄉土的熱情與興趣，自可油然而生。據教育家的研究，我們想對於鄉土有澈底的認識，第一必先明瞭鄉土之歷史與掌故，使對於鄉土的過去，能發生由衷之追慕；其次，要熟悉鄉土之地理，民情，交通，生活等現狀，獲得真切的認識，能鑑別鄉土之優點和缺點，而具有改革之理想及其決心。

因此，我便趁着暑假之暇，把這書匆率寫成，匆率付印；自知中間不無摻雜錯誤之處，尚望讀者不惜加以指正！本書共五十五題，約十萬字，凡漳州之古跡，名勝，莫不包羅在內，雖不足言應有盡有，然而大體無缺，或可謂都已開了一個端緒了。書中各文，皆略徵攷方志，史冊；參證諺語，歌謠；旁及稗史，傳說。但著者知識有限，錄一漏百，自所難免，惟所引用之參考材料，均註明書名卷頁，以備查閱。

自序

倘因本書出版後，誠能如羅香林先生所說：『我們希望能由這本書引起多少人士的注意，引起多少史學家向南方進發！雖然說以前已有好些個人在試過了。然而大規模的閩南考古的工作，也許還得待此書出版後，才得開展，因為這書裡所收的幾篇文章，都是很能促動那些同好者的猛進』的話，則拋磚引玉之願以償，著者固悉心而嚮往之矣。

本書原擬請人作序，嗣接丁文江先生來函，示以：『昔歐陽修作五代史，有人撰序冠其前，王荊公云：「佛頭豈可著麝」，所冀高明，必喻此意。』加以預約者甚多，急待出版，未便展緩，只好缺了。

最後，我十分感激：蔣鼎文，程時隆二位先生爲我題字；朱維之先生爲着本書的編輯和出版事，費許多神；丁文江，顧頡剛，羅香林，王治心諸先生，遠道惠書，加以指正；特此誌謝！吾妻白梅，替我繕寫原稿，幫忙校訂，亦當謝謝她的費心！

翁國樑，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